

# 珂雪齋集

中



〔明〕袁中道 著  
錢伯城 點校

# 珂雪齋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

# 珂雪齋集卷之九

## 送觀察周公遷光祿少卿序

蓋任事之難其人也久矣，非才之難，而實心爲國者少也。天下承平日久，張不勝弛，無法無弊，竇乃萬端，方森森焉如不櫛之髮，而我奈何晏然避生事之名，欲以無事處之。古之君子，居一官則畢能其官，勞怨不問。興百世之利，鋤屢代之害，若其家然。後之人身在局中，而反漠然若局外人。明不足也，而文之曰渾厚；膽不足也，而文之曰鎮靜。其究歸於無毀無譽，安然得所欲以去，若傳舍然。夫涉灩澦者恃長年，走羊腸者恃御師。今率拙任事，而巧避事，天下事復誰望？居恒謂中外亦多故矣，即肘掣未至不可爲，何遽使實心爲國者，寥寥如角。及觀監司周公，然後知天下未常無人。

公起家爲劇縣令，以直道不容於時，擯斥家食者數十年，而最後乃佐楚臬，分治江、漢之間。公爲人，慷慨有氣節，義所當爲，迅如鷺鳥之發，百步不留行。剛腸疾惡，不可旁撓。家居既久，動心忍性之餘，骨力愈堅，見地愈卓，明習當時之故異。日者，楚藩之有煩言也，公曰：「楚且變！」已而果然。會以一重臣來，人謂楚事弭矣。公曰：「變未艾也。」已而又然。凡公所以料楚策楚者甚工，而惜乎不獲用。然公於羣藩控制有法，始以恩信服之而不可，則用法。藩蔑法不下，楚所以逆銷之甚多。往有名家青衿子奴，與藩卒搏，卒不勝，呼其宗之羣不逞者，直破其門，入其室，擊青衿幾斃，辱及其孥。其家擊建鼓以聞。公掀髯曰：「是不畏漢法耶！」立逮其魁數十人至庭中，數其罪，以次受罰皆如令。闔宗環立戟下莫敢譁。終公之任，無跳梁者。公之控制多此類。武弁紈袴藪，其篆，惟力是視。公任其良，稍不檢，褫黜立至。程以訓練，多精兵。而屯賦爲武人，陸海朱紫，其籍莫可詰，乃一一爲稽覈，得其乾沒者治之。屯政清異。

時當事者受他指，拓郡城若干丈，地污惟貯潦水，又於形家不宜。二十餘年來，屢欲復，屢以築室止。公朝建議，夕設版，不浹月，遂如故址。復濬其隍若干里，以達于漢，民益便之。郡東北，舊楚王臺榭在焉，皆浩浩乎匯爲湖，湖漸淤爲腴田，豪家食

而不稅。公覈不稅之田若干畝，籍爲賦。郡爲孔道，郵騎項背接，自播變以來，郵卒不堪命者求去；代以新，新者復行金錢祈脫，否則逃去。十餘年來，聚訟鼎沸。有司仰屋歎。公曰：「吾得之矣！」乃以前淤賦增馬價，於是故者爭出受事，前所呶呶者，俱寂無聲。公又謂江、漢環抱此郡，如人脈理，不可使不會。昔孟忠襄西引沮、漳之水入漢，而後荆東北有水險。是時江水，鶴穴入湖，而與漢合；今穴闕不復合矣，試爲石閘，以時啓閉。且海可閘，何疑於江？議成，將受事矣，而會公遷去。

議者僉謂，今天下邊腹多事，何不即寘公于建牙開府之地，以少展其逸足。而今以貳光祿，毋其以函牛之鼎爲臠雞用耶？愚謂當事者姑以此爲津梁耳，行且大用公。且公之屈也久矣，不大伸，何以酬大屈哉？乃愚則重有感于公爲令時事也。追思權門薰轡之時，寒燠惟其呼吸，赤側朝行，則寶書暮下。人有以是爲公地者，而公如不聞。遊龍輿馬自長安來，典衣奴子橫索金錢，不得則禍立至。人有以是爲公危者，公亦如不聞，謂我爲縣官牧養小民耳，豈以脂膏易一官。然公卒以是誅。蓋至既遭賈傅之遷，旋下敬通之詆，人固謂直道之果不可伸也。及一轉盼之間，向之炎炎隆隆者，已化爲冷風，爲浮煙，況偃偻而稱掃門人哉？而公之風節久而愈彰，以不用而鬱爲大用，今且津津乎未有涯，又安見直道之果不可伸也。嚮使公俯首而事馮子都、王

子方輩，可以唾取要津。即不然，而與世浮沉，斂其強項之氣，亦不至濩落如往時。然公即不濩落如往時，而求完其節，全其品，以伸爲今日之用無有也。天道倚伏之機，人事去取之衡，亦可識矣。如公者，非百世之師也歟？公之功名，必且爲國之大臣，光祿其津梁耳。天子且重用公，日可俟矣。

## 送邑大夫方公歸田序

雖有異才清操，命不值則不亨，此非人力也。南唐馮贇云：「早知窮達有命，悔不十年讀書。」豈惟事科舉，即宦途可知也。公以文章宿儒，棄去令予邑，百廢皆興。然前此江不溢，至是水大漲，破城郭。前時歲不甚歉，二三年輒大饑，公行村落中自賑之。小民輒公發富民廩，爲盜不可治。倖門吏胥，公力搜剔，然奸猾山積。公爲民日以羸瘦，貧次骨。然天變人情若此。且公釋科舉而宦遊，以爲可以稍行其志矣，而卒不伸，非命也歟？民貧，度支無從出，過客不滿意，則譙訶隨至，以爲公似強項者。孰知公之淳謹甚也！

夫送迎之不周，水患之至，城郭圯，倉廩虛，猾民反噬，盜賊多有，此其治狀之可見者也。若夫撫凋瘵如赤子，進之衽席，惟恐傷之，此心之不可見者也。真其不可見

者，而摘其可見者，宜矣何憾！公獨不憶初下車時語予事也？公舉於乙卯，夢人曰：「首春官則仕。」以此屢試屢誦，至丙戌三十餘年矣，不得已，乃宦得公安，實爲予兄首制科年也。公甫得公安，大驚曰：「吾夢所謂首制科乃宦者，其驗歟！」考其時，予兄皆未生也。定命如此，夫復何逃？豈進有命，退無命乎？公歸矣！予事科舉無效，惟有志讀十年書。魏武有言：「老而能學，惟予與袁伯業耳。」公才高學博，歸而澆花種竹，與古人爲伍，亦安往而不樂哉？夫州縣之徒勞，則自古嘆之矣。

## 贈東粵李封公序

古之隱君子，不得志於時，而甘沉冥者，其心超然出塵弢之外矣，而猶必有寄焉然後快。蓋其中亦有所不能平，而借所寄者力與之戰，僅能勝之而已。或以山水，或以麴蘖，或以著述，或以養生，皆寄也。寄也者，物也。借怡于物，以內暢其性靈者，其力微，所謂寒入火室，暖自外生者也。故隱者貴聞道，聞道則其心休矣。惟心休而不假物以適者，隱爲真隱。陶元亮之隱也，差適矣，今讀其詩，殷憂內結，至于生死遷變之際，每每泫然欲涕，而姑借酒以降之，又安能樂？然則自漢以後，以道隱而自適其窮者，一邵子耳。邵子洞先天之秘，觀化于時，一切柴棘，如爐點雪，如火銷冰，故

能與造物者爲友，而遊於溫和恬適之鄉。彼惟不借力於物，而融化于道，斯深於隱者也。後之繼者，其惟白沙先生乎？邵子有言：「學不至樂，不可言學。」白沙之學，近於樂矣。樂生於覺者也。夢中悲歡喜戚，無端糾纏，忽然一覺，而寤莫得其所在。故白沙洞明心地之後，處窮處達，無往而不適。是之謂樂得其道，而內不受物之弊鍛，豈待排豁焉。白沙蓋邵子以後一人也。

東粵李公，少懷物外之志，始抱異才，唾取軒裳，而竟不得大伸于時，僅就一博士以老。人固以此爲公侘僚，而公暢然自若。甫得一官而去之，閉門偃息，泊然無營。或曰此質行長者也，或曰隱君子也，或曰此古達者也。皆非也。公蓋學白沙之學者也，其于休心忘累之境，有所遇焉，故終身淪落而無間。死生無變于己，而況人事之倏得倏失者乎！則近時之以道隱者，公又一人焉，而豈若借適於物者流，力戰於牢騷不平者哉！雖然，隱，顯跡也。非聞道不能隱，非聞道又豈能顯？而能以道隱者，必能以道顯者也。特抱道者，嗇于用而不及展；而稍稍見諸用者，又矜於氣而不化。假令堯夫、明道輩，得伸其用，真儒作用，必大可觀。近代文成一出，功施爛焉。性之所發揮，概可知已。則白沙與公，皆能以道顯諸用，而不及顯者也。

古之君子，抱此道者，以其真自適，而出其餘緒以及天下。當吾世而不及試，則

留以俟後之人。後之人有能行吾道者，道在天下，即吾之精神在于天下，又何必身有之。今公之哲嗣，置身鏡衡之司，旦暮且陶鑄天下。學公之學，行公之志，畢公所未抒之事業，公之隱而未及顯者，今且津津乎大顯矣，是又邵子與白沙未有之遭也。道德具于生前，而榮華集於身後，赫赫綸綍，下賁泉壤。即不足爲公加損，而益以見天之久定，吾道之終亨矣。此予所以樂爲述也。

## 壽潘太碩人八十序

天子鄣之間，數有人譚羽化之術，且曰龍沙之期至矣。所云八百人者，散於天下，而其主盟爲導師者，今在新安萬山之中，蓋唐、宋間人也，或隱或顯，緣合者遇之。予聞而異焉，且疑焉，曰：「真耶幻耶？是不必研踵繭足而至者，可立決也。」至新安覓之，無影響。涉重嶺，至婺源，而主於去華潘君之舍。

去華有別墅，名小桃源，山水清勝，館予其間。初語予以因果報應之事，令我惴然怖；已語予以升濟神明之說，令我暢然喜。久之，若爲孺子可教也，乃語予以先天大易之學，令我霍然若有所悟。十日之內，往復不可勝記。大略聆之如牙頰之有丹砂也，如身在清涼之國，而舉胸中柴戟之苦，濯濯乎隨輕風而化也。浩浩焉不飲而酣

適，不歌舞而暢快。蓋自有生來，予始知世間有朋友之樂矣。

已而修登堂拜母之儀，去華曰：「吾母今年八十矣，公來適與期會，緣也，可無一言？」予曰：「予之來也，蓋欲有所遇，而不意其幻也。然今則有所遇矣。昔淨名依於忠孝，今去華登朝抗疏，爲名御史，出而佐郡，爲良有司，歸而養母，嘻嘻爲孺子。慕其忠孝大節如是，而又于盈虛消息之理，灑然而自得，忘苦而忘年，尚當于世上求之歟？是役也，予見世外人焉，并見易遷宮中人焉，不可謂不遇也。予不得更作世間語也。」遂書之以爲祝。

### 壽安遠令田近薇七十序

邑中諸田，號爲大姓。有善人焉，是謂寅山翁，以其力食數百人，旁絕姬媵，生子十一人。十一人者，皆能成立。其中又有善人焉，是謂近薇君。萬曆之二十四年，近薇君以邑令懸車於家，年七十矣。寅山翁固無恙也。稱觴之日，其皤然于上，神明邁然，望而知爲地行仙者，翁也。冠進賢冠，雙鬢猶玄，顏若渥丹，目無旁睨，足無失步，于于然若有所慕，如孺子色者，近薇君也。或斑斑，或二毛，褒衣大冠，揖讓而前者，諸季也。高冠長裾，其來如林，踰踰于下者，君之諸子侄，與諸孫也。諸子稱觴于七

十二之父，已奇。七十者又稱觴于九十二之父，則又奇。九十二之父，精神矯健，與七十之子幾不辨，則又大奇矣。

古言世德，不言世壽，然而世壽未有不本于世德者。生也晚，不習寅山翁事，若近薇君，則固所耳而目之者。寅山翁治家嚴，君事之尤宛。問安之頃，翁如甘卧，君以足嘗地始行。翁老脫二齒，君走太和，禱於神，齒復生，人皆以爲孝感。君雁行既多，百計訓誨，以安親心。少年負才氣，可取一第，竟格于數，以明經爲邑博士。久之名大起，遷爲令。數年後，念老親在堂，急解組歸，蕭然無長物。跡君行事，豈不亦篤行君子也哉！且夫天生敦龐渾厚之人，不有極富極貴以酬其隱德，則必以非常之壽償之。君之天性孝友，口亦不自言，人亦不必知。夫某事孝，人知之；某事友，人知之，未忘臆也。其事有涯，其道屬陽，陽則宣洩已盡，其所得之名，亦足償其實，故往往無厚報。若夫孝矣，人不知其所以孝；友矣，人不知其所以友，閤然而已。其事無涯，其道屬陰，陰則翕聚不散，故天常以隱福賚之。

所謂隱福，益又異矣。公卿將相，顯福也。眷屬團圓，歡娛壽考，隱福也。世之公卿將相，雖云炳耀，然其所大不足者，常在父子兄弟之間，與夫壽命延促之中。外若尊貴，內實勞苦，雖樂不真。若使父母在堂，兄弟無故，身其康強，老而不衰。良田

廣宅，協長統之言；閒居事親，窮安仁之樂。有陶徵士之逸，而無其酷貧；有榮啓期之壽，而多孫子。雖少炎炎隆隆之勢，其受享已多，而取之天者，亦已腆矣。里人有乞福於帝者。帝曰：「若欲極富與極貴乎？」曰：「不願也。」曰：「然則何願？」曰：「不願富，願得中人之產以養生；不願貴，願得百石之祿以逮親。清安無事，壽至百歲，野人之所需也。」帝乃大笑曰：「富貴任君取，若此，乃上界仙都之樂，吾不許也。」凡極富貴與極安樂壽考，人所不得兼，而天之所不能忘也。今君居富貴之中，而又享安樂壽考之福，非有隱德，孰能堪之。予以謂寅山翁與君，皆當百歲無疑也。凡人稱人百歲者皆諛。翁九十二，視聽不衰；君七十，如五十許人。以天道人事考之，皆不百歲不止者。君聞之，其能無抵掌而進一觴否？

### 壽孟溪叔五十序

有居數區，倚山傍湖，竹木環焉，喬松千株。有田數千畝，不減下時，歲收不知水旱，魚蝦如土，薪不待伐，養馬四十餘蹄，丁鑠郭椒倍之。有別館，貯伎兒，不離絲竹，居然仲長統所云，而豪華不啻焉。村里蕭寂，多溪刻甕牖之子，誰與享此者，眼前獨見孟溪叔也。叔喜自適，善治生，歲以其餘費，家道不盈亦不落。然豪爽好客，食啖

兼數人，精力強健。予嘗笑曰：「如叔者，素問、難經俱閒物，真可付祖龍。鵠、倉諸公，當于何處生活？」今年五十矣，非惟意興如三十許人，即面貌居然是也。昔伏波薄少遊之言，至見飛鳶跼跼水中，始憶之。幸而功成，即以爲過少遊矣。然年老貪功不置，觀其擣一足而視戰鬪，亦殊可憐。吾又未知所謂勝少遊者，果安在也？

予家世農夫，產業膏腴，先王父、叔王父，享田間之樂。春初即了公事，終歲縣役不至門，惟相與飲酒晏笑而已。後稍知讀書，予伯兄、仲兄，相次列賢書。然兩兄有書來，皆云仕宦苦甚，機關械其內，禮法束其外，不似昔日坐大槐下樂也。若予爲博士弟子，每人試頭鬚爲白。人生幾何，而能堪之？視叔真天上人。叔且百歲，此別有異福，原不可以養生之常理論。第不知如侄輩者，何時得擲却經生事，奉杖履於湖山間也。

叔聞言大笑，乃謂予曰：「阿叔日來，愈知調馬。」遂呼兒取馬來，至則超騰而上，一鞭競指湖上，若飛煙，頃之不見，又頃之復還，下馬振衣，顧予及諸客曰：「何如？」遂相牽入中堂，痛飲達旦。

## 壽南華居士序

予少時遊武昌，與西陵丘長孺等結文酒之歡。記九月九日，大會詞客酒人於洪

山，方分韻賦詩，忽有客，長身修髯，騎紅叱撥，鳴鞭而過，絕影奔塵，忽已不見。羣少年皆騎駿馬尾之。已忽還，下馬入酒筵，不問主客禮，徑就座，食啖兼人，議論風生。諸詞客少年，皆屬目卑下之，惟恐不得當。予謂長孺曰：「客何爲者也？」長孺曰：「此吾友新安夏南華也。」予稍稍與之語，心異之。坐是得交于南華，且習熟其人，大約倜儻自好。雖操奇贏，而折節爲處士長者之行。家世溫厚，而鄙爲纖嗇，愛念光景。自奉養，略如楊王孫。以其暇，飲酒聽歌，調馬釣魚，山屐水棹，觴月尋花。蓋自有生以來，未嘗一日作顰眉蒿目事也。予自念，窶人子終日伊吾，志愛豪華，不得少行其胸臆，私心向慕之。已別去，與南華不復相聞。經諸升沉變態，幾二十餘年。予亦灰心學禪。

今年結蘭若於玉泉，偶南華小阮道甫，顧予山齋，乃訊及南華近事。道甫曰：「叔氏近日心厭世紛，歸依安養，三藏靈文不輟于目，六字真言不絕于口，依然道人行徑矣。」予歎曰：「有是哉！人生在世，須如弈碁，要看最後數着。若貪世樂，而無所歸宿，即非佳結局也。然世上山澤之癯，耳絕美聲，目絕美色，口絕美味，彼皆境緣不合，而不得不舍喧而入寂耳，非真能忘情者也。枝葉暫除，而根株自在。有如春草，隨時輒發。又如水之遏逆已久，則其瀑流也必甚。惟豪華之子，久在世塵而生厭離

者，其銷除在根株，而其力最大，一厭永不復生。此古人所謂火中蓮也。今南華久處羶薌之地，而晚年乃能厭去。且身體康強，萊妻白首相莊，兒孫羅列，書種相繼，于人間世之福，已極完備。而晚年又得禪定解脫之樂，如此結局，此皆天生異福，不可多得。世間大富貴人，形雖可觀，神多勞瘁，爲世累忙，不知辨道，亦無暇辨道，至老桎梏，何足欣慕。予有此願，不意南華之先我也。今南華六十矣，前此享世間濃冶之樂，後此享世外清寂之樂，不知與五陵裘馬儒衣僧帽之顧阿暎，有少分別否也？」道甫曰：「叔氏今年六十，期在二月之二十日，將往稱壽，乞居士一言。」予曰：「予所與君言者，足矣。」即次其語以祝。

## 壽大姊五十序

予同母兄弟四人，其一爲姊。姊兄伯修，而弟中郎及予。少以失母，故最相憐愛。記母氏即世，伯修差長，姊及予等皆幼，時居長安里舍。龔氏舅攜姊入城鞠養。予已四歲餘，入喻家莊蒙學。窗隙中，見舅抱姊馬上，從孫崗來，風飄飄吹練袖。過館前，呼中郎與予別。姊於馬上泣，謂予兩人曰：「我去，弟好讀書！」兩人皆拭淚，畏蒙師不敢哭。已去，中郎復攜予走至後山松林中，望人馬之塵自蕭崗滅，然後歸，

半日不能出聲。後伯修偕曹嫂入縣讀書，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，育於庶祖母詹姑。每寒夜，姑燂枯，呼四人坐。伯修喜談說古今事，姊喜聽，惟恐語止，自煮茶餉之。伯修復說鬼神奇怪事，緣飾之以相恐嚇。姊與予皆膽薄，燈火明滅，風吹紙窗，真如有物至，大駭啼而走。伯修拊掌大笑爲樂。如此以爲常。以故姊於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，少時多所記憶。曾與中郎及予至廳堂後，聽一瞽者唱四時採茶歌，皆小說碎事，可數百句。姊入耳即記其全，予等各半。姊性端重，匿影藏聲，一一遵女戒。獨好文，強記夙悟。大人每見而嘆曰：「惜哉不爲男子！」及長，歸于毛氏。

姊夫毛太初，少失怙，廢儒，課農桑治生。姊少長外家，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。諸舅起家孝廉制科，貴顯赫奕。外母及姁子輩，戴珠佩玉，服羽翟，金翠陸離。中表兄弟多文士，蘭雪其姿，珠璣爲唾霧。而已顧爲田家婦，縞紵操作，頗能以命自安，無天壤王郎之憾。事姑孝，待妯娌和，馭下寬而有法，中外稱其賢。每鬻者過門，度外所與直少詘，或從後扉益之。太初喜置田畔之田，贏其直以購，不足則取給簪裙，無難色。後園課減獲，種松數千株，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。居家茹蔬飲水，至儉；而客至則酒肉相屬，皆醉飽去。故數十年無纖芥鬭訟事。太初創家，出對客則胡盧大笑，入室則焦家計，兩眉蹙合可作髻。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，時爲破顏。

一笑。

自伯修、中郎論學，與他人言多不省，惟姊有深解。中年欲棄家冗入道，勸太初置妾，代司管鑰。而太初惜錢，不肯鬻妾；又畏多生兒女，爲身累。及連生丈夫子三人，長皆督之學，冀其收朱藍之益。爲請明師，厚其供億，而私益其贄。故諸子學儒皆成，以次入鄉校，可望科第。伯修、中郎，相繼取青紫，出則八行相望于道，歸則迎之室中晤言。深冀晚歲聚首之樂，而先後不祿。姊與予痛念骨肉，各抱病一年幾隕，至去歲始相賀更生。

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，使爲男子，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，何遽出兩兄下，而竟泯泯閨閣，實可歎。然以人世福緣論之，姊固有偏饒者。伯修無子，子予子，而姊有三男矣。中郎有子，未見其冠婚及入校，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。伯修、中郎皆不及見孫，而姊長孫今十餘歲矣。其尤有不忍言者，五十人世常耳，伯修得年僅四十一，中郎四十三，皆不及望五。而姊今已屆期，後來尚未有涯，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。

夫世爲女子者，恨不爲貴人妻。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，即謀置侍妾，棄故憐新，强者仇，弱者怨。追隨宦轍，老尚跋涉，亦復何快。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，諸子于于色養，歲時伏臘，兒女團圞，取酒脯鳧鯉爲歡笑。姊固聞道者，亦欣然享田間之樂。